[图片]序言

在中国，华佗的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这或许与华佗为曹操治疗头风、为关羽刮骨疗毒的传说，通过小说、唱本、戏文、图画、影视等多种形式广为传播有一定关系。在医学界，华佗是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代表和楷模，“华佗再世”既是人们对后世行为端庄、医术精湛医家的赞誉之词，更是人们对造就理想道德和高超医术医家们的渴求和期盼。对华佗的崇拜，早已超出医学的围城，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关于华佗的医学成就，人们普遍认知的莫过于他对麻醉术的发明和外科手术的创新，因此世有“麻醉先师”、“外科鼻祖”的称谓。其实，华佗的学术成就绝非如此，用这种凝固了的观点去认识他，无法排除带有局限性和欠全面的嫌疑。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是缺乏对华佗学术思想的全面了解，而要全面了解华佗其人其术，就必须走进他的著作。

大多数学者认为，华佗一生著述丰富，“从生理、病理、本草、方剂到临床各科均有所阐发，并有独到之见解”。（牛正波《华佗研究》）遗憾的是，当时的战乱使“文籍焚靡，千不遗一”，华佗的著作也难免其害。加之《三国志·华佗传》中“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的记述，以至成为华佗之书于世无存的根据。至此，华佗著作存废之说并举，成为千年来众说纷纭的一桩疑案。

华佗学术的影响与其传世著作的不对称性，让历代无数文人智士辗转反思，百思不解，著名文献学家高文柱教授也是沉溺于此学的现代专家之一。他立志要破解古人留下的这道难题，为此他沉潜于古籍堆中寻经问道，游说于文献圈内探赜索隐。1993年，华夏出版社的约稿，使他数年的积累终于有了喷发的机会，几度的辛劳终于有了结果的喜悦。他对世传华佗著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搜集、甄别，悉心的梳理、注释，成功地迈出了开拓性的一步，把一部比较完善的华佗学术思想、完满的华佗学术形象的大成之作《华佗遗书》捧到了读者面前。

为了明确方向、把握取舍原则，整理工作之始，他首先对华佗著作的存废情况进行了分析、归纳，确定了收录内容的主题。他认为，当今可以见到的冠以华佗的著作一是其著有名无实或实而不全的，即历史文献记载有书名及其相关内容，但人们无法得见其全貌的；二是其著被人传承，零散可见的，即后世医家著述时有所引用，因此得以部分保存下来的；三是虽不能肯定是其原著却可以确定存有其意的，即在归属问题上缺乏根据充分的原始历史记录，但被后世相当多的学者认可并应用有效，也有相当多学者持否定意见的；四是名同实异，张冠李戴的，即虽冠以“华佗”之名，但被后世普遍公认为伪托之作的。这第四类著作自不必说，而前三类著作中或可确定为华佗之作，或虽有争议，但其反映出的学术思想与华佗及其整体中医学的主旨并不相违，甚至对中医学的传承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不能不进行认真地研究。这些著作，虽不能肯定为华佗遗著，但起码是包含有“华佗遗意”的。对著作归属问题上的争议，虽然可以百家争鸣、长期存疑，对其学术价值的应用和开发是一刻也不能搁置且无法搁置的。因此，在短期内无法判明其真伪、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之前，处理这类问题时不妨采取宽泛一些的原则，即站在中医学的大舞台上用历史的广角镜以“有益无害”的标准来界定并取舍它。“医籍传世与否，自当首重学术价值。若学伪术伪，则虽非伪托亦终不传；若学真术真，则虽伪托亦终不可不传。”（孙光荣《〈中藏经〉校注后记》）

《华佗遗书》，共分为三个部分：

上编包括《华氏中藏经》、《华佗先生玄门脉诀内照图》和《华佗遗方辑存》三书。《华氏中藏经》，又名《中藏经》，首见于郑樵《通志·艺文略》，此后多书都有著录。有学者从其论述脉证至详和书中的文字气象，判定其为华佗之作者；也有学者从前期典籍记载较晚和书中的引文情况，判定其为伪托之作者；还有学者折中前二者的看法，认为其为既有华佗真笔、又有后人写入的交杂之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文献学家马继兴教授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此书中一些内容见于晋唐医书中，去佗未远，当属华佗佚文，是后人在华佗遗书的基础上辑录整理而成的（马继兴《〈中藏经〉现存版本源流》）。马老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对待有争议的古医籍，我们首先看重的应该是他的学术价值。在没有取得非常确切的证据之前，持轻率否定的态度是无益的和不可取的。《华佗先生内照图》，又名《内照图》、《内照法》、《华佗内照图》、《华佗先生玄门脉诀内照图》，首见于宋代官修书目《崇文总目》，是迄今已知的描绘人体内脏解剖内容最早的医学专著。关于它的真伪问题，在后世学者中同样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北京中医药大学已故著名文献学家任应秋教授考证后的结论是：《内照法》当为华佗之作（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马继兴教授考证后的结论是：此书即便不是出自华佗手笔，也是其受业弟子传人根据华氏佚文缀辑而成的（马继兴《中医文献学》）。据此，应该把该书作为研究华佗学术思想的重要读本。《华佗遗方辑存》，是近些年部分学者的搜集整理之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高文柱氏根据“耳目所及（之文献），共辑录出‘华佗遗书’佚文九种（《华佗方》、《华佗录帙》、《华佗危病方》、《华佗救卒病方》、《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华佗脉诀》、《华佗枕中灸刺经》、《华佗食论》、《华佗九候》）”；尚启东氏“惜华佗遗书散佚，绝学无传，比岁潜心医籍，钩稽史乘，每于诸书所记有关华佗行谊与医术，及可考证确出华佗者，虽一鳞半爪，皆手录而比勘之。积时既久，粗有所获，于是益加董理，考辑成《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枕中灸刺经》一卷、《华佗方》三卷。”（尚启东《华佗考》）以上两书，在整理方法上各具特色，在内容上互有交叉，应该说是近代同类著作中较好的版本。上篇的这些著作，或确为华佗真迹，或富含“华佗遗意”，是研究华佗学术的重要史料。

下编包括《华佗神医秘传》、《华佗授广陵吴普太上老君养生诀》两书。《华佗神医秘传》，又名《华佗神方》，1918年由沪西古书保存会负责人沈骧在安徽华佗老家毫州发现。原为手写本，1922年由上海大陆图书公司刊印。20世纪70年代，该书几经中国内地和香港学者译注出版后，其传播曾成风靡之势。关于其真伪问题，亦有仁智不同之见。认为其为伪托之作者居多，认为其为华佗之作者亦有。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即该书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是集医理、医论、医方为一体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书中的主要学术观点或与华佗的原意一致，或有华佗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发挥（牛正波《华佗研究》）。《华佗授广陵吴普太上老君养生诀》，收于《道藏》，书中有“《太上老君养生诀》，华佗授广陵吴普”的题记。因书中所论五禽戏之内容与《后汉书·华佗传》所记之内容相近，故有学者认为其与华佗学术思想相关、相近是可以肯定的，亦有学者认为它是道家附会华佗的相关学说而成。不管怎么说，其对研究华佗养生健体学说的参考价值是确定无疑的。

附篇是世传的《华佗三传》和华佗弟子们的著作《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前书基本为世人认可的史料，收入本书当无异议；后两书的作者作为被公认的华佗学术的传人，在当时历史上的学术地位是显赫和重要的。他们的著作不仅作为历史上重要的本草学典籍被广泛传承和应用，对本草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多侧面了解华佗的学术思想、研究华佗的学术流派有着重要的裨益作用，应该视为华佗学术思想的有机构成。

《华佗遗书》的贡献，不仅是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华佗的学术思想，为读者打开一扇系统了解华佗的简便、快捷的窗口，而且是给人们一个有血有肉的华佗、完整的华佗，把人们对华佗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人们熟知的定位之外，《华佗遗书》告诉我们的华佗的学术成就，起码可以归纳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极大地拓展了华佗学术思想丰富而广泛的内涵。这些内容包括：

一是华佗积极的健身学说。他“晓养性之术”，提倡“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陈寿《三国志·华佗传》）的养生观，创造出五禽之戏，“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饮食。”（范晔《后汉书·华佗传》）他的这一运动学说，对我国健身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至今还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是华佗科学的辨证思想。他重视五脏辨证，并把八纲、脏腑、六经、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揉为一体，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作为中医学活的灵魂。如诊县吏严世之病，谓“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陈寿《三国志·华佗传》），以脏腑决死生；诊府吏二李之疾，虽其“头痛身热，所苦正同”，华佗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治法：“寻外实”，“当下之”；“延内实”，“当发汗”（同前），以辨证定治法。

三是华佗精辟的诊断方法。他对脉学的发微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脉之候，其验若神”（《华佗别传》）。诊甘陵相夫人病，切脉即判知“胎已死矣”（陈寿《三国志·华佗传》）；诊广陵太守陈登病，切脉即确定“胃中有虫数升”（同前）。对望诊的娴熟运用也不能不令人叫绝，视监渎严昕面，即告知“有急病”（同前）；视军吏梅平病，即宣判“五日卒”（同前）。

四是华佗独到的特色疗法。他“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针灸不过数处”（范晔《后汉书·华佗传》），还把食疗、物理疗法、心理疗法、精神疗法应用得得心应手。治东阳陈叔山小男之下利羸困疾，“与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陈寿《三国志·华佗传》）；治太祖头风，以“针鬲，随手而差”（同前）；治路人咽塞，用“蒜齑大酢”（同前）；治虿螫人手，“温汤近热，渍手其中”（同前）；治郡守心病，令瞋恚而吐血（同前）。

五是华佗精湛的手术技艺。这当然属人们熟知的外科了，他“刳破腹背，抽割积聚”（陈寿《三国志·华佗传》），“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同前）。为一士大夫做腹部手术，“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同前）；为一病人治脾疾，破腹施术，并“饮之以药，百日平复”（《华佗别传》）。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从安敦秀才失解西归》）《华佗遗书》中大量的史料告诉我们的是，华佗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一名全科医生的工作，他对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的认识和应用水平是超前的、进步的、科学的，代表了当时中医学的最高水平。

高尚的医学道德，也是华佗被后世敬重和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华佗遗书》中相关史料的记载，可以把华佗的医德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济世救厄，服务民众；二、尚仁贵德，不慕权势；三、刻苦进取，谦虚好学；四、钻研技艺，创新学术；五、坦诚待患，方便病人；六、授业解惑，无私奉献。这些思想所具有的流动和包容性品质，通过后人感悟中的尽情领受和不断发挥，在仁智各具中显现出途殊同归的价值，最终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格魅力，使华佗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镜鉴和偶像。

华佗在中国医学史乃至整个历史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当时，作为一名社会地位低下的医生，名不见经传当属常事，连被人们尊为“医圣”的张仲景在史书上也未书一笔。而被公认为“正史”的《后汉书》、《三国志》中却均收有华佗的传记，且详载其事，备述其方，罗列病案，不厌述评，足见华佗在历史上的地位之高、影响之深远。六朝医家陈延之把华佗与神农、黄帝、扁鹊相提并论，说：“观历代相绍医圣，虽异轨殊迹，治化同源，疗病之理，其教亦然。是以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脏腑，华佗刳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是以为异轨同源者也。”（陈延之《小品方·自序》）他学术思想的影响也波及到亚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有史可考的最早可追溯到我国北宋初期的公元984年，日本国学者丹波康赖所撰的《医心方》中引录了《华佗脉诀》、《华佗枕中灸刺经》、《华佗方》、《华佗别传》等著述中的许多内容，可见华佗学术当时在日本已得到传播。后世的传播则更加广泛、普遍，以至使其成为世界华人医家和各国崇尚中医学思想学者共同研究的学说。

“博得一本，乃得正一书。”（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华佗遗书》成书至今已经历了16个年头，为华佗学术的研究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书在学术界产生的强烈反响，既是对高文柱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对中医药事业高度责任感的褒奖，又是对他们聪明才智和博深学识的肯定。该书出版至今，我有幸3次披阅，受益颇多；付梓之际，又写了这些话，滥以充序。

[图片]

2010年8月30日